

遵义故事

“尹珍文化”与“沙滩文化”

■ 罗遵义

正安县新州镇古称“毋敛坝”，明真安州城由今道真自治县旧城于“万历末年迁于三江里七甲之务本堂，为新州”（《正安州志·城垣》），这是新州地名的由来；“沙滩”是现新蒲新区新舟镇的一个小村庄，因江心有长半里许的沙滩而得名，而现在的“新舟”最早称为“火烧州”，其后为“新州”，1949年辖新州、绿塘两个乡，1958年合并为新舟公社，这是现名之始，系取“新州”的谐音所致。

很有意思的是，古时的“毋敛坝”和近当代的“沙滩”这两个小地方，从地理角度看相距百余公里，从历史角度看相距一千七八百年，完全不沾边。然而，它们却都拥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大地名“新州”，而且都因产生了文化先贤而成为后世敬仰的先贤故里。其中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奥妙呢？两个地方先后诞生的文化先贤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呢？

一

早在1900多年前，就在今天正安县新州镇这个地方（时称毋敛坝，属牂牁郡），出了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化先贤。这位文化先贤姓尹名珍字道真，在其家人的支持下，20岁只身一人赴京师洛阳，拜名儒、文字学家许慎为师，刻苦研习八年之久，成为名噪京师的一位青年学者。学成之后，他返回故里，“手建草堂三楹”，设馆施教，传播中原文化，首开西南文化教育之先河，是一位集儒家、教育家、书法家为一身，且有相关典籍载述的贵州上溯最早的一位文化先贤。他因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和重大影响，而被朝廷擢用，先为尚书丞郎，后任荊州刺史。由于他从教几十年，对教书育人、传播文明有一种特别的理解，他为官几年后便辞官返乡重操旧业，直至终老故里，可以说为贵州的文化教育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尹珍开西南文教先河的首创业绩和他“教化务本”的精神思想，以及后世人们对其精神理念的传承与弘扬，逐步融汇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尹珍文化”。

二

沙滩文化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撰的《遵义新志》。在该志第11章“历史地理”中，张其昀先生将遵义两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分为九期，即：“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白锦堡期、穆家川期、海龙囤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其中第八期即为“沙滩期”，特指清乾隆至清末民初的一百多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世居新州沙滩的黎氏家族及其邻里郑、莫两家文才辈出，著述丰硕，其成就和影响构成了声名远播的地域性文化，即“沙滩文化”。

遵义轶闻

官渡：被时光珍藏的习水旧治

■ 王大勇

今赤水市官渡镇原归习水管辖，后因区划调整，划归赤水管辖。官渡古镇在习水正式建县的第二年就成为了县城治所，是当时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习水河流域的枢纽要地。习水的命名源于习水河，这条河原本叫鲊水河，相传河中盛产鲊鱼。历史上，正是因为这种鱼与这条河的渊源，这一地域便以水为名，得地名“鲊水”，直到1959年汉字简化时，才写为如今的“习”字。

官渡古镇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当时袁世盟率军平南，军队行进到习水河的渔湾一带时，见一河分隔两岸，水域宽阔、波涛汹涌，无法蹚水过河。士卒们仔细勘察地形后，在渔湾下游的二郎塘设渡通行，“官渡”一名便由此而来。后有部分官兵在此落户定居，官府便在黑神庙一带开市贸易，流通各类物品。周边的土族乡绅看到商机，也纷纷迁徙至此，沿着河东岸择地而居。商贾负贩们开门坐店，当地百姓晴耕雨读，大家陆续修房造屋，原本零散的茅舍渐渐连成了连片的闾巷，官渡场在涛声与灯火的映照里日渐丰盈起来。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流”后，官渡归仁怀县管辖，之后区划几经变更，数次更名，官渡始终归属赤水管辖。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温水分县被撤销，习水县正式设立，治所从温水场迁入官渡塘，借萃华学堂作为县公署，官渡就此成为习水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的官渡（曾名城厢区）被设为第一区，下辖官渡、石堡、五里三保，渔湾则由官渡、石堡分治管辖。

1949年12月30日，官渡镇解放；1950年2月14日，习水县人民政府成立。1950年4月27日因故撤离官渡，5月16日起驻温水，1951年4月迁东皇至今。至此，官渡作为习水老县城长达30余年的历史正式结束，之后便成为区、镇一级的行政驻地。1965年仁怀、赤水、习水三县进行区划调整，官渡区划归赤水管辖，彻底脱离了习水的行政建制序列。

现在的官渡古镇由古城、新区两部分

构成，三座大桥横跨河面，将两岸连为一个整体。如今，官渡古镇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成了一座集古渡遗韵、红色印记与生态康养于一体的城镇，迈入了国家文明村镇的行列。

官渡古镇是一座古老的城邑。自古以来，官渡场就是习水河畔的重镇。近千年的时光里，沿河东岸建起了两排民房，一排沿街抵山而建，一排吊脚楼倒悬河岸，中间的街面不算宽阔却相对平坦。细长的街道全部由青石板铺筑，石板表面光滑温润，在岁月中风化斑驳，散发出一股悠远厚重的历史气息。楼堂馆所、店铺门市一应俱全，农特产品、金银铜铁应有尽有，川剧武术、琴弦鼓乐处处可闻。穿行在老街上，商户的吆喝声、行人的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豆腐干、麻辣串的香气一路飘散，胆水豆花、鲜美河鱼的烟火气不断升腾，与古渡千载的回声悄然交织。

官渡古镇是一片人杰地灵的传奇土地。这里历来重视开化民智、兴办教育，清光绪年间，“习水兴教三贤”何天然（升阶）、袁虚谷、傅朝臣（肖岩）募建的萃华书院，也就是如今官渡小学的前身，是黔北地区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创建于抗战时期的吉晷中学，以“救国、治愚、治穷”为校训，学风严谨，孕育了一大批军政与科技人才，它也是如今习水一中的前身。清末袁氏一门，同族六人接连考中武举，一时传为佳话。清代被封赠从五品奉直大夫的袁锦道更是被世人誉为贵州近代工业先驱之一。习水县最早的中共党员谢波，1926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游氏武术则是著名武师游树廷游历四方、定居官渡后集众家之长潜心创立的武术流派，享誉全国，2009年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已传承至第八代。

官渡古镇更是一块红色革命的沃土。“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攻占习水县城，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广泛宣传革命主张，建立了“习水县革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前后，敌军垂死挣扎，拼死顽抗，但在我威武之师摧枯拉朽的洪流面前，这些反动残部妄想凭借天险苟延残喘，无异于螳臂当

车，最终负隅顽抗的匪众全部作茧自缚，被彻底剿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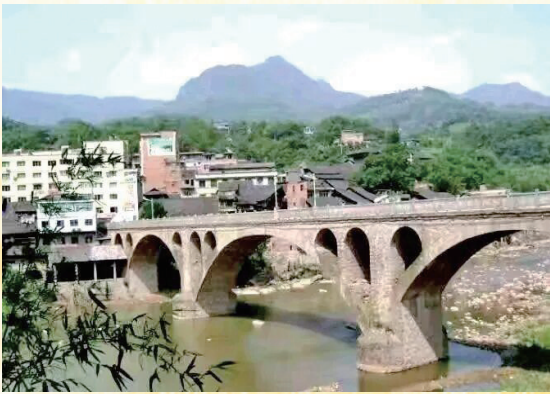
静立在官渡老大桥中央，低头俯看奔流不息的河水，松柏无言，青山不语，恍惚

间似乎看到了冒着枪林弹雨渡河的红军身影。今天的古镇，河两岸早已焕然一新，人们安居乐业、生活井然有序，商旅来来往往，身着绚丽多彩服饰的人们在人声鼎沸

中笑靥如花，俨然一幅新时代的“好丰景”。古镇官渡，这座习水旧治的那些过往的旧事和静谧，仿佛始终藏在高原之巅、隐于尘世凡间，正待人们去发现、去探究。



官渡古镇。



不同时期的官渡老大桥。